

吳組緬等 著

聊齋誌異欣賞



《聊斋志异》艺术欣赏

吴组缃 等著

责任编辑：江 溶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1202 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125 印张 235 千字

1986 年 3 月第一版 1990 年 6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30,001—35,000 册

ISBN 7-301-00388-9/I·082

定价：2.95 元

目 录

1	编者前言	周先慎
6	颂蒲绝句	吴组缃
	——蒲松龄诞生三百四十周年纪念	
10	深入到形象中去	劳 洪
	——读《聊斋志异》随感	
18	《聊斋志异》的创作方法	张全宇
36	《聊斋志异》的艺术构思	马振方
75	谈《聊斋志异》的人物描写	沈天佑
88	主次、对照及其他	曹学伟
	——《聊斋志异》人物创造札记	
105	《聊斋》情节艺术三题	马振方
121	传奇·意境·聊斋	吴庚舜
137	《聊斋志异》语言特色简论	张稔饒
154	浅论《聊斋志异》的艺术风格	孙一珍
172	《聊斋志异》中的散文小品	马瑞芳
187	“异史氏曰”艺术谈	马振方
203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侯忠义
	——浅谈《聊斋》艺术表现手法的继承和创新	
219	《聊斋志异》对志怪体制的发展	赵齐平
238	现实主义的象征的一侧	何满子
	——《聊斋志异》佳篇《阿绣》论析	

244	女人驾驭男人的恶之花·····	何满子
	——《聊斋志异》佳篇《恒娘》论析	
248	《王成》中的一个场面·····	周兆新
251	《聊斋志异》短文三篇赏析·····	周先慎
260	琐谈《促织》·····	李厚基
271	一个关于美的小故事·····	禹克坤
	——《石清虚》欣赏	
278	一个憨直聪慧的少女形象·····	张莉玲
	——读《小翠》	
283	谈谈《香玉》的人物描写·····	夏晓虹

编者前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一部具有独特的思想风貌和艺术风貌的文言短篇小说集，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发展的高峰和总结。唐传奇以后，白话小说兴起而文言小说衰落。“话须通俗方传远”，这是宋元说话人总结的一条艺术经验。用典奥的文言文写成的《聊斋志异》并不通俗，然而它却不仅在文言小说衰歇了数百年之后又重新崛起，而且在识字和不识字的中国老百姓中的广泛影响，直可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及《西游记》等作品相比。这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一事实启发我们：一部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它的社会效果，取决于多方面的思想艺术因素。《聊斋志异》在思想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是很值得我们探讨、总结和借鉴的。

《聊斋志异》能在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它的思想内容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扎根于人民的生活之中。《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作品取材于民间传说，但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经过作者的加工、改造，融进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民间传说是群众的集体创作，凝聚着人民群众思想感情的血肉。这使得《聊斋志异》在思想和艺术上与广大群众保持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出身于小地主兼商人家庭的蒲松龄，是一个有政治抱负的

知识分子，但他在功名上很不得志，仕途蹭蹬，一生穷困潦倒，大部分时间在山东乡村坐馆，靠舌耕度日。他跟下层劳动人民有较广泛的接触，并和他们有大体相同的生活遭遇。水旱之灾，苛敛之苦，兵燹之难，他都有亲身的体尝。因此他同情人民，关心人民，在思想上不断地靠拢人民。在《聊斋志异》中，虽然也存在由历史条件和作者的阶级地位带来的种种局限与糟粕，但从近五百篇作品的总体来看，其主要倾向是进步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理想、愿望和要求。在生活中，蒲松龄曾仗义直言，勇敢地跟淄川地方的贪吏蠹役作坚决的斗争。这位接近人民并且忠于生活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同样是一个人民的代言人。他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黑暗的现实激起了他满腔的孤愤，发而为文，熔铸成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或颂扬，或悲悯，或鞭挞，或嘲讽，嬉笑怒骂，处处跟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蒲松龄通过《聊斋志异》的创作，肯定和赞颂真、善、美，揭露和批判假、恶、丑。作家的思想情感、社会理想和美学理想，跟被压迫的群众是一致的。这是这部短篇小说集在当时和后世引起无数读者共鸣的根本原因。

幻想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是《聊斋志异》思想艺术的一个突出特色。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多为花妖狐魅，他们活动的处所或仙界，或龙宫，或冥府，或梦境，神奇怪异，五光十色。《聊斋志异》中的多数篇章，是一个与实际生活迥异的幻想世界，其艺术想象之大胆、奇丽、丰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罕有其匹。但奇幻而不虚飘，神异而不荒诞，超现实的幻想表现的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作品通过幻想的故事所提出的，往往是现实社会中有普遍意义的重大矛盾。虚幻的世界，乃是现实世界的艺术投影。皇帝的荒淫昏庸，官吏的贪鄙凶残，土豪恶霸的阴险横暴，试官的

糊涂荒唐，士子的庸俗空虚，乃至家庭生活中的婆媳不和、嫡庶争宠等等，举凡蒲松龄生活的那个时代社会生活中的基本矛盾，问题，在《聊斋志异》中几乎都得到了鲜明真实的反映。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的眼光不只是注视着社会黑暗罪恶的一面，而且他还敏锐地摄取并集中了实际生活中美好的东西，加以提高升华，使人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尤其是那些幻化为妇女的为数众多的花精、鬼女、狐仙，往往具有现实生活中新人的思想和优美品格。因此，尽管她们的身分是易使人骇怪的神鬼精怪，读者却仍然非常喜欢她们，丝毫没有陌生、畏惧之感，而只觉得稔熟、亲切。她们是人化了的精魅。真正吸引并激动读者的，是神奇绚丽的幻想世界中所透出的浓厚的人间气息。《聊斋志异》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不是将人引向虚无飘渺的天国，而是教人俯视满目疮痍的人世，憎恶这人世，同时又充满希望地要改善这人世。

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以内容、形式、手法都有显著区别的“志怪”、“传奇”为两大体制。蒲松龄继承了这两种体制的创作传统和艺术经验，并加以融合和创造性的发展。鲁迅先生极精辟地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即用“传奇”的方法来写志怪小说。一方面，搜奇记异，广采民间传说；一方面，又通过虚构和想象进行艺术加工，概括进血肉丰满的现实内容。在艺术描写上，既有六朝志怪的简括精炼，又兼具唐人传奇的委曲丰赡。而在情节的曲折引人入胜，对话的声口毕肖，细节的生动丰富等方面，又显然从宋明白话小说中吸取了艺术营养。《聊斋志异》还运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一篇以写一人为主，多以人名命篇，开首多从介绍人物入题，末尾则效《史记》“太史公曰”，常加“异史氏曰”以发表评论。正文与论赞前后映照，相得益彰。此外，作者还融入了我国古典散文和古典诗词的手法和风格，使《聊斋志异》呈现出

一种丰富多采的艺术风貌。讲求构思臻于精妙，讲求语言富有韵致，不少篇章本身就是优美耐读的散文。一些歌颂男女爱情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息，创造出一种富有诗意的艺术境界。《聊斋志异》的语言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它将典雅精炼的文言和通俗生动的口语熔于一炉，自然和谐，浑然一体，成为传写人物神貌、表现生活情韵的有力工具。总之，《聊斋志异》在艺术上广采博取，融汇创造，使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

跟中国古代无数徒以怪异故事眩人耳目、或目的只在“发明神道之不诬”（《搜神记序》）的志怪小说不同，《聊斋志异》是对生活进行艺术概括的结果，是寄寓了作者的生活理想和融进了作者的鲜明爱憎的“孤愤”之作，也是作者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诗的升华。其中的优秀之作，几乎每一篇都在我们的面前展现一个神奇绚丽的艺术世界，而又处处泛着真实生活的折光。美的语言，美的思想，美的形象，美的意境：《聊斋志异》是真正艺术的美的文学。人们喜爱《聊斋》故事，因为从中可以认识人，认识社会，认识那个已经逝去而不应该被忘掉的时代；可以得到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有益的启迪；可以得到艺术的美的享受。

艺术欣赏是人们日常最基本的审美活动。只有通过艺术欣赏，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本质，形象所蕴含的丰富的思想和艺术美，才能被我们准确地感知、把握和认识；才能领受艺术所特有的对人的思想感情的陶冶，才能享受到审美的愉悦。为了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聊斋志异》的思想艺术特色，也为了帮助读者提高艺术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我们编辑了这本《聊斋志异艺术欣赏》。

这是一部多人撰写的文集。全书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聊斋志异》思想艺术特色的专题探讨，一部分是对具体作品

的鉴赏。艺术欣赏不是单纯对艺术技巧的探求，而是对作品思想和艺术的综合品析。一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思想的艺术。技巧不等于艺术。技巧再高妙，如果离开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就将毫无意义。本集中的文章，有的是从思想分析达于艺术，有的是从艺术品鉴深入到思想，论析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兼顾到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

《聊斋志异》杰出的思想艺术成就包括多方面的内容，本书不可能一一论析。而另一方面，不同作者的文章在某些方面又可能出现重复。我们在约请作者撰稿时，尽量安排不使内容重复，但事实上又不能完全避免。重复当然容易造成单调和狭隘，但相同的作品或论题，不同的作者有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分析，这对一个勤于思考的读者则又不无启发意义。

本集中的文章，效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写法形式不拘一格，篇幅短长参差不齐。这或许更能适应和显示《聊斋志异》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面貌。个别文章曾在报刊上发表过，收入本集时又由作者作了若干修改。

当这本书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谨向热情地给本书撰稿、题签的吴组缃先生、为本书撰文的诸位学人和所有关心本书出版的同志致以衷心的感谢。

受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嘱托，我负责本书的组稿和编选工作。这篇前言和编选工作一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期待着读者朋友的批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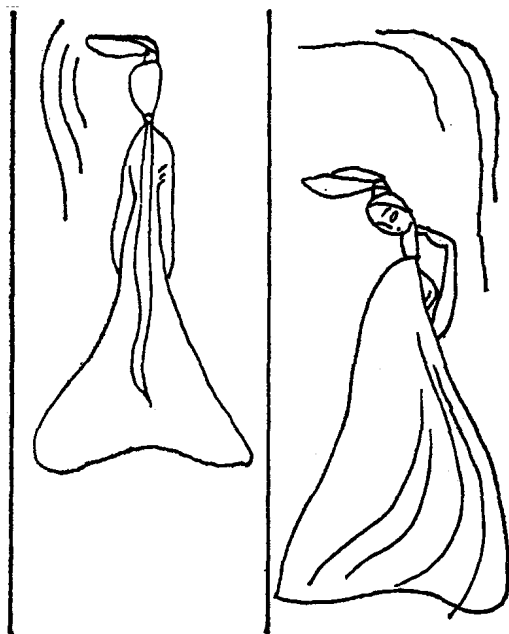
周先慎

一九八三年八月

颂蒲绝句

——蒲松龄诞生三百四十周年紀念

吴组缃



一

蒲公文苑称雄豪，志怪传奇喜并包。
上继盲迁大手笔，宋明口语铸风骚。

二

民间传说广搜求，写事志人来有由。
集结世时活血肉，真情实感作虚构。

三

绘声绘影绘精神，狐鬼物妖皆可亲。
纸上栩栩欲跃出，多情多义孰非人。

四

封建之基是小农，抑商政策致贫穷。
黄英艺菊食其力，甲第连云气若虹。

五

作雨作雷大可观，星云实景即人间。
雷曹憨厚似曾识，一饭之恩舍命还。

六

痴情痴石并痴书，势利功名心所无。
见得世间成黑白，追腥逐秽多顽徒。

七

巾幗英雄志亦奇，扶危济困自坚持。
舜华红玉房文淑，肝胆照人那有私。

八

霍乔二女是新人，特立独行弥足珍。
打破伦常旧礼数，敢居知友答郎君。

九

贫家女子志行高，义重情深习苦劳。
阿纤小翠花姑子，心智英明不屈挠。

十

虫鸟花卉畜与鱼，百千情态足愉娱。
最怜英姐绿衣女，宛转聪明命可虞。

十一

万落千村白骨枯，冤魂夜夜泪成珠。
九娘林四恨何限，怎及连梅情得抒。

十二

大名公子游江南，碧玉目成好梦牵。

屏绝贵家僂薄态，多情儿女得重圆。

十三

凤阳士人旧题材，思妇离怀逐梦来。
苦绪幽情何宛曲，唐人韵致逊聊斋。

十四

狐谐狐联并仙岛，风情俊逸富才思。
嘉平公子更堪哂，女是水来男是泥。

十五

乡农市井非等闲，大写特书心所关。
张妇牧儿智杀敌，斫鳞歼狼出天然。

十六

跳神狐梦与偷桃，声态写来妙愈肖。
还喜名篇小猎犬，要除病害属思高。

十七

王安局诈金和尚，笑骂为文情激昂。
指摘世风入末代，远见卓识岂寻常。

十八

讽谕针砭立风标，首重操行学服劳。
狗苟蝇营心术恶，骂鸭碰壁总糟糕。

十九

湘江水莽曹州花，训鸽斗秋又豢蛇。
熟悉世间活学问，不徒弄笔逞才华。

二十

官虎吏狼磨血牙，禹鼎铸形生云霞。
今朝堪喜民为主，莫教神州有怨家。

二十一

判案断狱有多篇，人命关天戒忽玩。
最要革除逼供信，悉心调研可无冤。

二十二

素崇神道命违难，忽反俗流定命观。
妖术娇娜耿十八，勇于争斗竟胜天。

二十三

难逃利锁与名缰，志上青云困旧乡。
我公毕竟具风骨，至死羞穿时俗装。

二十四

人民之子为人民，憎爱贬褒情意深。
屈指于今三百载，笔歌墨舞何鲜新。

一九八〇年三月



深入形象中去

——读《聊斋志异》随感

劳洪

《聊斋志异》近五百个短篇中究竟刻画了多少人物，一时很难精确计算。但印象最深的主要不过两类：一类是愤懑不平的知识分子，一类是热情机智的青年妇女。对这两类人物，作者蒲松龄表现了特别的爱好，他反复描写他们，写得栩栩如生，亲切动人，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对这两类人物形象试作一些剖析，不但有助于了解作品，也有助于了解作家本人。

蒲松龄的一生，从表面来看是相当平静的；然而他在科考中的长期蹭蹬不遇，却又使这个乡村塾师的内心经常处于极不安宁的状态。在以开科取士来笼络知识分子的清初，像他这样“日夜攻苦，冀得一第”^①，而始终连个举人都没考上的人，内心的悲酸是可想而知的。他感慨自己“抱酸寒之业，有焰如萤；入炎寂之场，无肠类蚓”（《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累困场屋”的凄凉处境，

① 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

使他的忧愤达于极点。他刻画的相当一部分落第举子的形象，就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这些情绪。他一方面把讽刺的矛头对准昏庸腐朽、连文章好坏都不能辨别的考官；另一方面却对落第举子深表同情，为这些人的可悲的命运愤愤不平。《于去恶》从三个读书人的不同遭遇，痛斥了那些“得志诸公”都是“目不覩愤典”的“乌吏黠官”，都是不识真才的瞎子和伸手要钱的恶棍。《司文郎》也通过三个热心科举功名的人，尖锐地嘲笑了主持考试的官吏连瞎眼和尚都不如。《三生》更从某与兴于唐的三世冤报，为累考不中的人鸣冤叫屈，最后由阎罗主持正义，才对那些“黜佳士而进凡庸”的考官给予了最严厉的惩罚。也有的作品触及八股取士制度，王子安在痛饮大醉之后的一连串可笑表现，就揭露了这种考试对人的精神上的毒害，把一个本来正常的人已扭曲得不成样子（《王子安》）。有的甚至如叶生，死了还要求一试，及至衣锦还乡，不过是自己的阴魂，一见灵柩便“扑地而灭”。对这样的悲剧，作者愤慨地评论说：“人生世上，祇须合眼放步，以听造物之低昂而已。”（《叶生》）蒲松龄在对考官和科举考试痛下针砭的同时，以酣畅和同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迫切追求功名而始终未能如愿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些形象具有巨大的历史认识意义，它说明人才的被埋没和被摧残，在封建时代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但是蒲松龄对科举考试产生的弊害所作的揭露与谴责，大多还只局限于它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方面；而对这个制度本身的危害，认识还不是很深刻的，因而在作品中就常常表现出他对科举功名的无限向往，并极力赞赏它给那些幸运的士子带来的种种好处。程孝思（《胡四娘》）本来“家赤贫，无衣食业”，因为他“砥志研思”、“连战皆捷”，授庶吉士后便“车马扈从如云”。颜氏对丈夫“再试再黜，身名蹉落”很不服气，就自己改扮男装，日夜苦读，居然“以冠军应

试”，“成进士，授桐城令”，“寻迁河南掌印御史，富埒王侯”。凤仙以“镜影悲笑”鼓励丈夫苦读，猎取功名，果然“一举而捷”，竟“为郎官”。这些形象说明，他十分赞赏通过科举考试去获得官爵祿位。在这一方面，蒲松龄远远没有达到明末清初几个思想家的认识水平。但由于作者对当时现实生活的其他方面的认识，比对科举制度的认识要深刻得多，因而他在另一类作品中就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憎恶、厌倦情绪。他幻想有一个“袖里乾坤”，在那里“可以娶妻生子，而又无催科之苦，人事之烦”（《巩仙》）。他幻想有一个海外“仙乡”，在那围墙之内“花无断时”，“琴声崩腾”（《粉蝶》）。他幻想夫妻能“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则诗酒可遣”，以为“千户侯”也不能与之相比（《细侯》）。他幻想有一个“佳儿”、“佳妇”的平静和睦的家庭（《翩翩》）。蒲松龄幻想中的这种生活，既带有浓重的抒情色彩，也反映了他和现实的关系，反映了他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地位的绝望情绪。

他在对生活的认识上，常常陷入了几乎不能自拔的矛盾。这些矛盾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具体形象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对出世或入世这个问题，《翩翩》的两个主人公翩翩和罗子浮，就由于对生活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因而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态度。一个要出世退隐，另一个要入世做官，这样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当然无法调和，最后只有走向分离的悲剧结局。《黄英》也刻画了两种人的不同生活态度，提出了什么是“俗”与“不俗”的问题。马子才酷爱菊花，自鸣清高，把安于贫困作为生活的理想，不屑于寻求谋生之道，以为这是“不俗”。黄英姊弟恰恰与之相反，以为马子才这种生活态度是矫揉造作，是“俗”，而自己种花卖花，自食其力，才是“不俗”。《粉蝶》里的十姑虽住在“精舍华好”的围墙内，咀嚼着“鲜蔬香美”的食品，但她仍然关心着

围墙之外亲族的存亡，可见这个仙人也并未忘情于尘世。《仙人岛》中的王勉，既把功名富贵看作“与空花何异”，不过是一场梦幻，可是他的“享奉过于世家”，豪华奢侈的生活对他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蒲松龄笔下这些人物的生活多么矛盾，他们中有的是这一种生活态度与另一种生活态度的矛盾，有的却是自身就存在着矛盾。从这类作品的总的情况来看，他揭示出来的矛盾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些遭遇坎坷的知识分子，究竟什么才是他们合理的生活呢？蒲松龄通过他刻画的人物告诉我们，或者由科举考试取得功名富贵，或者在取得之后又予以摒弃，或者因为厌恶现实而干脆遁迹山林。但无论是哪一种，这些人物对贫穷的生活似乎都不能忍受，即使已超脱于尘世之外，但过的依然是人间最富有的豪华生活。蒲松龄总是念念不忘那种“过于世家”的生活。由于他的中小地主的阶级地位和长期处在“我为糊口芸人田”（《子笏》）的潦倒境况，几乎没有改变的任何可能，以致到了七十四岁的高龄，仍在感叹“年来肉食贵，久绝肥甘想。日斜腹枵鸣，藜藿美无两”（《老慵》），再加之长时期来自己亲眼见到的农村的贫困，就使得蒲松龄不得不沉溺到他的幻想生活中去，到幻想中去寻求寄托，寻求改变现实的一线希望。“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①，因而他描写的那种富有豪华的生活，其实正是贫乏的现实生活的一个反衬。“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的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他的不得已的苦衷。

如果说从知识分子的形象上可以窥见蒲松龄对生活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一定的局限，那么，他所塑造的大批妇女形象则大大地突破了这个局限，而在许多方面超越了他的时代的一般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